

辛勤堅毅的農村婦女

蔡陳阿素女士訪問紀錄

訪問時間	2018年8月21日 下午2時00分至4時00分
訪問地點	五塊社區活動中心
使用語言	臺語
訪問人	曾令毅
記錄	曾令毅

蔡陳阿素

1944年生，雲林元長人。父母育有2男4女，在手足中排行第五。1950年，進入元長國民學校子茂分校就讀，升上四年級時因需協助家裡務農而輟學。20歲因媒妁之言嫁入鄰近五塊村的蔡家，婚後與先生一起務農持家。2015年，丈夫過世，獨自一人耕作3甲的稻田。她從年輕到老都在元長鄉務農與生活，對於地方早年的農村生活、耕作情形、農田用水及變遷，均有相當細緻的觀察，並且擁有豐富的在地經驗，是位辛勤且樂觀開朗的傳統農村婦女。



蔡陳阿素女士與計畫成員曾令毅博士，攝於五塊社區活動中心

一 從娘家到夫家

我的名字叫陳阿素，在元長子茂庄出生長大。我20歲從子茂嫁到五塊寮（即今五塊村），直到今年（2018）74歲了都還在種田。小時候我家有種稻，也有插甘蔗、種土豆、菜頭和花菜，有時候我們也會種玉米。但種田要遇到好天氣才行，要是遇到颱風或是下大雨，我們就沒得收成了。

以前的人孩子生得多，所以有很多的人（力）可以幫忙耕作。以前的媽媽都生七、八個，甚至有人生了十幾個，不像現在年輕人都只生一、兩個而已。像我媽媽就生了6個，2男4女。我有兩個阿兄，在姊妹之中我排第三，我後面還有一個小妹。我阿兄都沒有讀書，從小就在種田，他們分到四甲多的祖公業（*chó-kong-giap*，祖先傳下來的財產）耕種，我會去讀書就是因為不想下田。我讀的是元長國民學校子茂分校，¹不過我只讀了4年，就被要求回家做農（*chè-lông*，務農）。以前的人比較不重視讀書，小孩要去讀、不去讀，大人都不怎麼管。現在人生得少，每個（孩子）都很罕得（*hán-tit*，非常稀罕），不可能不去讀書，再加上現在的人幾乎都不種田，大人就更要求（讀書）了。

我20歲（1963年12月）嫁給我先生，我先生姓蔡，我們是別人來講親情（*kóng-chhin-chiáⁿ*，作媒）而結婚的，以前人都是這樣。現

1 元長國民學校子茂分校：即今雲林縣元長鄉和平國民小學。1962年9月1日獨立設校，校名改稱為和平國民學校；1968年，因應9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，更名為和平國民小學。（和平國小官方網站：歷史沿革，2019年10月23日下載，<http://163.27.222.65/pre/history.html>）

在人會先交往一段時間才嫁，不像以前都只有在結婚前偷看一下對方。我先生是五塊寮人，他家的田比我家還多，大概有八甲多地。不過因為我先生他們有4個兄弟，所以分家後他也只分到了1甲。他們的田在平地，一寮仔(chit-liau-á，表示長條狀)、一寮仔地合在一起，整個看起來很大片，不像有些人的田在山上，感覺會就是一塊一塊，感覺比較小。

我先生他們家不算窮，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錢。他們四兄弟都有讀書，有的人讀法律、有的人讀貿易，所以之後有人當律師、也有人當老師。其中，比較可惜的是他那個做律師的弟弟，他考上律師後要去做兩個月的兵。沒想到，有天被軍方派去烏日量圳溝的底部有多寬時，竟然被大水沖走，最後淹死了。真的很可惜，枉費他讀到都要當律師了。

我先生書讀得比較差，只有高中畢業，他們兄弟有人唸到碩士、博士。不過以我們那個年代來說，能夠讀到高中畢業的人也很少了。但也因為這樣，家裡的田幾乎都是他在種。坦白講，我先生也是當兵回來後才開始下田，所以他其實也不太會，我做得比較多，他只是後來跟我一起做而已。

我先生3年前(2015)過世，但我到現在都還在種田。我小叔他已經沒有耕種了，改到高雄做飼牛牧草的進口生意，他把他的田租給我做，所以我一個查某人總共要做三甲多的田。我一年就種一期的稻穀，還有一些轉作的雜糧。稻穀收成賣掉的錢算是我的生活費，轉作雜糧收成的錢就當作給小叔的田租。我一年繳一次田租給小叔。我還有幫我小叔的田打井，甚至叫人來填土把他的田圍高，因為他的田地勢比較低，圳溝水流進來後排不出去，稻仔會被淹死。打井、填土這些都要另外花錢，像我叫人來填土，一車的土也要好幾千元。我覺得

種田真的賺不了什麼錢，得要剛好那年風調雨順（hong-tiâu-ú-sūn），還要沒有颱風打壞稻穀，這樣才能多少賺一點錢，要不然真的賺不夠錢。

雖然說是我自己一個人做三甲多的田，但我現在年紀也大了，不可能每樣事情都自己來。再加上我的小孩一直以來都在讀書，沒有下過田，所以他們也沒辦法幫忙。我都是另外請人幫忙，像是噴藥這種比較粗重的工作。畢竟噴藥的藥桶很重，我一個老人不可能撐得起來，而且噴藥也得叫人來拉樹乳管（giú-çhhiū-lin-kóng，拉橡膠管）那樣一次噴一排才快。

我現在住的是透天厝，以前我外家（gōa-ke，娘家）、還有我剛嫁給我先生時都是住傳統的矮（kè）厝仔，裡面有公媽廳，是兄弟共同住的公業。我們蓋了樓仔厝後，就把公媽遷到新家，原來的祖厝就拿來放物件，像是布袋、畚箕、竹掃帚，我們也會把機車、腳踏車停在那裡，算是囤物件的倉庫。而我們之所以會蓋樓仔厝，是因為韋恩颱風²那次把我們的祖厝吹壞掉。我們庄裡很多人家的厝頂都被吹走，可能10間裡面只剩2間是好的，所以後來我們才蓋了新厝。我們這裡不太會淹水，可以說很多年才會遇到一次做大水。因為我們這裡是平原，沒有山可以擋風，所以颱風來或是做大水時，如果厝不夠堅固就會壞掉。我記得韋恩颱風那次我們這邊的災情很嚴重，不只我們家的厝被風吹壞，全村都一樣，只有比較晚蓋的厝比較堅固、能擋住，以前的老厝都被吹壞，後來拆掉了。我外家的祖厝後來也拆掉了。

2 韋恩颱風：1986年8月22至29日侵臺，曾3次登陸臺灣本島，為臺灣氣象史上第一次由中部登陸的颱風，造成中、南部及澎湖地區損失慘重，有人員傷亡、失蹤。（〈韋恩肆虐瘡痍滿目去而復返欺人太甚〉，《聯合報》，1986年8月29日，版3；〈大事週記八月廿四日至卅日〉，《聯合報》，1986年8月31日，版2）

我20歲(1964)從子茂嫁到五塊寮,之後就一直住在五塊寮。我覺得這幾十年來變化最大的就是人越來越少。其實現在每個村都一樣,都沒什麼(年輕)人,就算辦了商展也沒什麼人潮,庄裡的幾乎都是老人。我們庄裡的老人年紀都很大了,甚至可以說都快死了。現在年輕人不種作,都去外面賺錢,如果父母還在庄裡,就是假日時會回來看一下。不然就是如果老的還有體力幫忙顧孫子,年輕人就把嬰兒帶回來給老的顧,等到(小孩)要唸幼稚園了,再把人帶回去,也不會讓他們在這裡讀國小。

我們庄裡有人娶越南跟中國的媳婦,但沒有很多人。因為他們覺得會娶外籍媳婦的人一定是本身有缺點。不過坦白講,這些東南亞的外籍媳婦嫁來後都有幫忙種田,而且都很聰明、做事也都很靈巧。我聽說有的(外籍媳婦)生了好幾個,之後因為家庭的關係說要離婚、要把小孩帶走。但我覺得那應該是家庭本身有問題,不然她要是過得好好,怎麼會要離婚呢?她們都很巧,無戇(bô-gōng,不笨)。

三 灌溉用水的困境

我們種田人真的很辛苦,有時三更半暝還要去巡水,我一個查某人就算不敢也還是得去,有時候被別人飼的狗吠驚(kia^a,驚嚇、害怕)到還不算什麼,我最驚遇到「空仔」(khang-ê,神智不清的人),也就是吸毒品或是喝酒醉的人,在田裡遇到這種人實在很恐怖。我會特別在田裡打井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們這裡的圳溝沒一條好的,沒人在清理,圳溝的水流不到我的田。種田需要水,水若無夠就沒辦法收

成；但是水若太多、做大水，也沒辦法收成。

以前還沒打井時，一定得要用水利會的圳溝水。播田時大家都要用水，但是有人的田在水頭、有人的田在水尾，所以常常就會為了用水吵到冤家量債（oan-ke-niū-chè），常常有人為了爭水，吵到後來打架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吞忍。不過現在每塊田都有井了，就比較不會為了用水的事相打。打一口井要五萬多元，兩口就要十幾萬元了。一口井沒辦法用一輩子，抽不到水的話就要重打。如果倩（chhia^a，僱傭）人來打井，通常都不會打太深，若要打比較深就要加錢，像一口三十幾丈³長的井就要十多萬元。一塊田不一定只打一口井，要看田有多大。有些人的田比較大區（khu，範圍），他就會打兩口井。我個人是覺得三、四分地打一口井就差不多夠用了，然後7分地以上因為快接近1甲地，就得要兩口井，水才比較夠。不過有些人的園（hng，田園）只有兩、三分，他也會單獨打一口井。所以這其實也看各人，沒有一定標準。我們這邊的人要打井都是請朴子那邊的師傅來，本地沒有人會。就我所知，比較靠海口的地方，像是東勢、二寮，那邊要打井得打比較深，聽說打一口井就要十幾萬元。

我常常在說我們種田人是靠天公在賺錢，一年若有兩次颱風，整年的收成就去了了（khi-líau-líau，指賠光），連本錢都賠下去，就算政府有補助也不夠稻穀的工錢。畢竟種田除了稻穀的栽（苗）錢，過程中還要噴（農）藥，1分地的補助錢噴兩遍藥就花完了。而且現在種田不噴藥不行，以稻仔來說，一期差不多要噴三、四遍，土豆也是。有的人會噴四、五遍，也有人噴五、六遍，但最多就是七、八遍。一般來說土豆的農藥會噴比較多遍，因為土豆比較容易生蟲。至

3 丈：一丈約莫3.33公尺。



圖一 元長鄉境內的水利圳道

於施肥我都施雞屎肥，我會叫人載整車的雞屎肥來下。有些人會下化學肥料，田在淹水時順勢下肥。那種化學肥料都是裝在桶子裡，像我們在噴農藥時一樣，要揸著桶子施肥。

不過政府完全沒有補助我們打井的費用，而且還打算禁止我們打井。但對我們來說，打井其實也是不得已。因為只靠天公下雨實在太不穩定，種田一定要有水，稻仔(的土)也要有濕有乾，不然稻仔也活不了。我們會打井也是因為水利會沒有在做事，連一條可以給我們農民灌溉淹田的圳溝都沒有，我們還得另外倩人去清圳溝，好讓水能流到田裡。但也說實在的，現在的圳溝水其實也不太能用，一些養豬的人都直接把豬屎排入圳溝，用那種垃圾(là-sap，污穢)水去淹稻，

有時候（稻）都死到沒半穰，水利會也不處理。有些地方的圳溝塌了，水利會也不會主動去修理。

現在的水利會要看關係才會幫忙處理事情，哪裡會聽我們這些農民的話。像以圳溝來說好了，應該是固定一段時間就要叫怪手（kòai-chhiú，挖土機）來清，要不然都是垃圾水，我們要怎麼用？我們庄內有個人有一次直接去水利會罵，他罵說圳溝都塌了、也沒有在放水，水利會後來才勉強派人去處理。所以我都說現在的水利會做事都是「癢得不抓，不癢的抓到滴血。」所以我才說，種田實在辛苦，不是說種下去就馬上可以有得收，還得費工去整理、除草，種下去後也不是只要站在田邊看看就好。年輕人若來做一定是找不到工作才會來做，要不然怎麼會來做這行。

三 耕作查某人的艱苦談

我們元長這裡主要是產土豆、稻仔、番薯、菜頭，也有人種青花菜、高麗菜。我們在一期跟二期稻作中間會撒一些油菜、白菜、地瓜葉來種，田裡如果還有空地也會種菜。菜價有時好、有時歹（bái，無好），若是歹價我們就不會收，直接用鐵牛仔車（thih-gû-á-chhia，農用載貨車）載去丟掉。比如說之前的高麗菜歹價或是今年（2018）的蔥頭，整區也沒人要去收。

以前犁田都用牛，牛是自己飼的，若家裡的牛有生牛仔仔囤我們就會把牠飼大。我們會用飼料給牛吃，以前還有插甘蔗時就是用甘蔗葉飼牛，不然就是種馬草，當作牧草給牛吃。而若是要買牛的話，我們

會去牛墟買牛，像是北港的牛墟。買一隻牛要花不少錢，大概要好幾萬元。我們在牛墟買牛時可以現場套牛車，看那隻牛合不合用。一般來說，赤牛（黃牛）比較沒力，水牛的力氣比較大。以前載甘蔗的車就是用兩隻水牛在拖，牠們可以拉一大車的甘蔗呢！不過水牛的脾氣也比較歹，赤牛就溫馴多了；而且赤牛休息時不用牽入溪底，但是水牛就要牽到溪水裡讓牠休息。

用牛犁田時都是一排、一排在犁，犁完我們再用人工去拏草（so-chháu，跪行於水田中，以手除去雜草），拏完再用牛犁一遍。我都說以前人種田就跟做牛一樣，很辛苦。現在沒人飼牛了，都直接改駛鐵牛仔，連播田、割稻都改用機器。我們庄頭現在已經沒人在飼牛，也沒人會駛牛車了。就我所知，只剩長北村還有人養了一隻赤牛。

以前篩米（tai-bi）要用風鼓，風鼓一台長長的，要有一個人負責把稻穀舀入風鼓頂的開嘴（khui-chhùi，容器底部或頂部的開口處），另外一個人負責轉動風鼓去絞米。篩米的過程很累，以前都要篩整晚。以前種稻的人比較多，我們庄頭就有一、兩家在幫人挨（e，碾）米，元長街上也有人在開碾米廠。現在我們庄內跟元長都沒在碾米了，因為種（稻）的人少、（庄內）吃的人也少，直接買現成的比較快。就算有，也都是挨來自己吃、沒在賣，但他們會直接載去北港那邊大間的碾米廠，沒人自己碾。

現在農會沒有在收稻穀，我們的稻穀都是交給私人的販仔。要收成時，我們會叫人來用機器割，那種機器一臺要好幾百萬，所以我們都是叫專門做這的人來收。要割稻時，他們會駛一台車來，機器在割很快，一塊田來回差不多七、八趟就可以割完，他們一日可以割好幾甲地。割1分稻田的工錢是1,300元，土豆田就要1,600元。割土豆的費用比較貴是因為土豆要挖，得把底下的土翻起來；不像稻仔，只要

機器開過去就能收割了。現在的販仔收稻穀都是收濕的，因為我們庄內無人工去晒（phák）稻穀。一袋稻穀都百多斤，我們這些老人已經沒體力去疊（thiáp）。

賣稻仔的價錢分兩種，一種是販仔用農會的保證價，那就有（每公斤）十多元，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稻穀可以賣到這種價錢，因為農會就是規定收三分之一。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看販仔要多少錢收，比較好價時有八、九元，若是像颱風天搶割時就只有六、七元，反正從來無超過10元。我曾想過，若是我們這些種田的人可以一齊跟販仔說價錢，大家都講好多少錢賣給販仔，錢就不會都被他們賺去。所以我才會希望說政府可以幫忙，把稻米的（收購）價格調高一點。我們農民從稻仔小小一檯顧到它長大可以收成，結果（每公斤）卻只有賺10元，有時候甚至只有八、九元，難道說這中間我們的付出都無價值嗎？

我外家跟先生的田以前都有插甘蔗，我們這裡甘蔗種得比稻仔多，因為插甘蔗比較省工，糖廠會直接收成，我們再去跟他們領，看是要領糖還是領錢都有。但現在已經沒人在插甘蔗了，天氣太熱，誰要一大早就去園裡剉（chhò）甘蔗，熱都熱死人。除此以外，現在捻（liàm）土豆也都用機器了，不像以前還得人坐在田裡，用人工去一個、一個捻。不過其實現在的農村也倩無人捻土豆了。

說到種土豆，若是那年的雨水多，土豆就很會生，會生到連莖都倒在地上，整個蓋住田溝，我們下田時就歹行（kia^a，走）。所以等到沒下雨時，我們就會把田裡的水放出去，這樣我們進去田裡時就比較不會因為泥土軟爛而跌倒。以前早季的土豆都是正月種、農曆五月收，過程差不多100天，也就是三、四個月左右就能收。有的人會煩惱下雨的話土豆藤會發太長，就會等秋天再種，其實這都隨人意見，

無一定時間。但是在收土豆時一定要是好天氣，若遇到雨天、土爛爛就無辦法挖，土豆撿到一半就容易斷掉。我們這的土豆也是販仔來收，今年的價錢也不好。

販仔收了土豆後，有些會直接拿去炒，也有的會拿去做土豆糖。不過若要做土豆糖，做的量就要大，太少的話也不好賣。我們這邊有種土豆叫黑金剛，販仔在收這種土豆時只會選漂亮的，他們還會倒在地上慢慢地挑。他們以前會倩人來選，可以說整個過程很麻煩。但若是種一般的白土豆就簡單多了，販仔直接賣去（元長）工業區的油廠榨油。不過因為黑金剛不能收去做油，所以我就不種黑金剛，都種白土豆。我們這邊種白土豆的人比較多。

以前我先生還在時，我們有跟農會來往，因為他在元長農會做（農民）代表，還做了好幾屆，所以我們跟農會的關係還算不錯。他四十幾歲時就加入農機代耕工會開始繳勞工保險，當時是想說以後可以連老人年金同齊領，只是勞工保險我們還沒繳到可以領錢的年限就退了。因此，現在我也沒領到（老農津貼）的7,000元，只有領補助轉作的3,500元而已。不過對我來說那條3,500元也沒什麼實際幫助，我現在就是種一期稻仔、一期土豆。現在政府的規定是一年只能轉作一次，若是可以轉作兩遍，我們農民會比較輕鬆。就這點來說，我感覺政府管太嚴。或是說，政府可以調整稻米的價錢，這樣對我們農民來說也比較會堪（ē-kham，承受）收成的好歹。我覺得政府都不知道現在實際上都是剩我們這些老人在種田，我們都在忍耐，做得很辛苦。

除了種田，我還要做得很多厝內的事。像做人媳婦時，我透早兩點多就要起床煮早飯，煮完差不多四、五點就要趕去園裡幫忙。做到中午吃飯，吃飽之後休息一陣就繼續做到晚上。若是在趕冬（收割），回到厝內時都已經要開電燈了。不過回到厝內也是忙，我還要煮晚

飯、幫小孩洗澡、洗衫，一直做到晚上十點多才有辦法真正休息。我一天睡的時間差不多只有4小時。以前做人媳婦的飯碗難捧，大家（ta-ke，婆婆）是很囂張的。不像現在，媳婦回來就像是客人，反而是我們要煮飯給她吃，但是大家的口味也無同。所以也是互相體諒，我若是要煮我就會忍，不會計較什麼。因為她平常也要上班，難得回來一趟，這也不是她的廚房，她也不知要怎樣下手煮食。現在做人媳婦艱苦，做人婆婆也艱苦。

四 農村生活點滴

我平常煮菜都隨意煮，畢竟我也不是什麼大廚師，所以也無什麼手路菜（chhiú-lō-chhài，拿手菜），除非請客才會煮比較腥臊（chhèⁿ-chhau，豐盛）。若真的是比較特殊的客人，我就會請他們去北港的青松餐廳⁴吃一桌好幾千元的菜。但若是一般吃飯就是煮自己種的菜頭、菜瓜，我都吃原味的，不會去醃那些鹹的（菜脯），我也不喜歡醃。而且我實在很忙，也沒時間去醃。以前庄裡作醃會辦桌請人客，桌子就直接擺在自己家門口。現在的人沒這個習慣，所以也比較少看到了。現在年輕人都出去外面賺錢，庄內只剩一些七老八老的老

人。因為我們這裡沒菜市場，所以要買菜的話得去到元長、東勢厝的菜市場。去東勢厝跟元長的距離差不多，但去東勢厝的路比較小條，

4 青松餐廳：為臺菜餐廳，在地方經營多年。

路又高低不平，比較歹走；去元長的路比較好走，路也比較寬，所以我們比較常去元長買。我每次去元長買菜都會買好幾千元，一次買多一點回來放。我平常很忙，哪有可能每天都專程去買菜。我自己也會去元長的菜市場或百貨行買衫，但若買比較像樣的，就要去到虎尾。以前還有人訂作，但訂作的衫都很貴，現在訂作的人也不多了。再不然的話也可以去夜市買，夜市的話星期二在元長、星期五在東勢厝，不過若是下雨就沒有人會去擺攤。

我們這邊算鄉下，出門交通很不方便，老人若要出門去比較遠的地方都要人載。要坐客運的話得到元長，再不然就要叫計程車。我們這裡的交通可以說是以元長為中心。我們海口地方沒有火車站，所以以前小孩若要讀書，都得從庄內先走路到元長，再搭糖廠的五分車。⁵要不然就是自己走路上學，或是搭牛車。坐牛車不用錢，牛都是庄內人自己飼的。東西向道路⁶開通後(2003)，海口這邊就比較有車來來去去。現在庄內人厝裡至少也都有一、兩台車或是鐵牛仔，可以拿來載肥料或是自己出門用。

5 元長鄉還沒有客運行經之前，由北港糖廠的五分車擔負起元長鄉與鄰近城鎮北港、土庫、虎尾等地的交通往來責任。火車行駛於北港糖廠與虎尾糖廠區間，車班不多。元長鄉內共有3個糖鐵車站，分別是龍岩、元長和子茂。(邱清麗等，《花生的故鄉：元長鄉》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2002年，頁201)

6 東西向道路：即臺78線東西向快速道路，元長鄉內的規劃屬4號聯絡道，可和臺19線交會。該道路於1990年代進行規劃，並於2003年正式啟用通車。(雲林縣發展史編纂委員會，《雲林縣發展史》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97年，頁3-30-31；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勢交流道至元長交流道路段開放通車，2019年10月23日下載，<https://www.yunlin.gov.tw/newskm/index-1.asp?m=&m1=6&m2=45&id=2609>)

我們這裡也沒有剪頭髮、染燙頭髮的地方，要的話一樣要去到元長。但在我們庄內有一個外地來的剃頭師（thì-thâu-sai，理髮師），他沒有店面，他就是去到一些行動不方便、或是無辦法自己出門的老人厝內幫他們剪頭毛。至於說看醫生拿藥的話，我們這邊平常都是去元長，要不然就是星期四晚上5點半到8點也會有一位陳光峰醫生來我們庄內義診。陳醫師是差不多四、五十幾歲的人，長得高高壯壯，緣投（iân-tâu，美男子）、緣投。他都在聖奉宮⁷的廟邊空地義診，他還會帶兩個護士來，一個幫忙打針、一個負責包藥。他平常在醫院替人看病，星期三去潭內義診，星期四來我們庄。他會先去一些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厝內幫他們看病，之後才到聖奉宮旁義診。

聖奉宮是我們庄內最早蓋的廟，也是現在我們五塊村最大的廟。廟的主神是蘇府王爺，但是也有拜康元帥、趙元帥等等，還有很多尊神明，我沒有空去全部認識完。我們這邊的老廟一開始都是簡單搭（tah，搭建）布棚，然後把神明請回來給人拜拜。若是遇到熱鬧時，就再搭臨時的棚子應付需要。聖奉宮是二十幾年前有人發願才蓋成現在的大廟，廟方有讓人點光明燈、抽藥籤，每個星期四還有讓人問事。廟的乩童都是年輕人，但他們起乩不是用手轎仔。我們這裡的人抽了藥籤後會去元長的中藥房拿藥，不過這都是比較老輩（láu-pòe，年長者）的人才會抽藥籤，現在的人都直接到醫生館看病。

7 聖奉宮：1994年完工，為五塊村民的信仰中心。主殿奉祀蘇府千歲，以及康、趙府元帥。該廟慶典為每年農曆三月十六日的趙府元帥聖誕，而主神的蘇府千歲神像歷史已有三百餘年，在鹿港開基。相傳，1945年蘇府千歲出巡至五塊寮時附身顯靈，因而被迎入村人吳對的祖厝供奉。吳對有感於神威顯赫，便於1948年設壇於廟宇現址，1991年吳對再籌款建廟。（邱清麗等，《花生的故鄉：元長鄉》，頁36）



圖二 五塊村居民的信仰與活動中心聖奉宮

我自己拜拜也都去聖奉宮。若廟在鬧熱時，我會自己準備物件來拜拜，像農曆七月普渡通常都是一口灶（一戶）一桌，可以自己買物件來拜拜，也可以直接拿1,500元請廟公幫忙準備，等（儀式）結束後再來收。我自己不喜歡他們準備的物件，所以都會自己買好來廟裡拜拜。我會準備一些水果、牲禮還有麵，而供神明的花則是跟阿崑（黃金崑）買。阿崑是在弄插花的（園藝）。以前廟在鬧熱時，整個廟埕看過去滿滿的都是人，我們庄內也會出陣頭表演。但現在人少了，陣頭也組不起來了，都得去都市請人來表演。

聖奉宮平常也有（開放）讓人家唱歌，顧廟的廟公也會泡茶請人喝，所以也會有人來廟裡喝茶聊天。我個性比較怕失禮，不會去唱歌。以前廟那邊還有人會組團跳那種健康操，不過那當時跳舞的人現

在老的老、死的死，也都散了。我們庄內基本上可以說日頭下山後就一片暗摸摸（àm-bong-bong，指很暗），晚上八、九點大家厝內的電火就關得差不多了。畢竟大家隔天一透早五點多就起床準備去園裡耕作，若是太晚睡就爬不起來。而且我們（晚上）也不會說要去**迤迤**（chhit-thô，遊戲、閒晃）。

少年人雖然會找我們去**迤迤**，但我們也沒有很喜歡去，頂多參加遊覽或是刈香。刈香的話，我們每年都會去一次，像是去鹿港或臺南那邊的廟。新港奉天宮在我們庄的附近，算是我們這邊自己的廟，所以我們不會去那刈香。我們庄內拜的媽祖是從北港朝天宮請來的，因此這邊最鬧熱的廟應該也算是北港媽祖（即朝天宮）。